

歸震川評點百二十子

評點百二十子卷三

崑山 歸有光 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 文起 叅訂

列子

姓列名禦寇周時鄭人先莊子生唐天寶初冊為冲虛真人宋加勅加至德二字書名冲虛真經云

天瑞篇此篇專言天理以其可貴故曰瑞

子列子居鄭圃左傳鄭有原圃四十年人無識者無識其至德者國君卿大夫眎音視之猶

衆庶也亦莫能知國不足年饑將嫁于衛日嫁行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

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壺丘子林列子師子列子笑曰

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瞢音茂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伯昏列子之友同學

於壺子者其言曰有生不生生物而不自生有化不化化物而不自化不生者能生生不生者固生物

之宗不化者能化化不化者固生者不能生生生不能化化者不能化化不得不化故

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生理無相因陰陽爾四時爾陰陽

林慮齋曰存亡變化自然之符

宗方城曰一篇先頓

一个壺子

何言哉在

前既說一

段了又載說一段何言哉三字自有深意

揚升菴曰
此造化生
化之妙以
中虛為主

鄭少谷曰

下兩爾字
乃是實前
面不生不
化之說

揚升菴曰
此老子全
章之文而

曰黃帝書
則知老子
之學亦有

所傳各神
二字只是
形容一个
虛字

揚升菴曰
不曰無定
名無實跡
只下一謂

四時指造化也兩爾字
正實不生不化之意
不生者疑獨獨者高妙無對
可終即代謝疑獨其道不可窮疑獨其立而不始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

玄牝谷虛也虛中之神常存不死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縣縣若存用

之不勤天地自玄牝而出故曰根縣縣不絕之意若存者故生物者不生

化物者不化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者豈有物哉故不

無物也故不化也明夫不生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皆

爾豈有尸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若有心生化形色則豈能官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

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自微者著變太易者未見氣也未

氣無極而太初者氣之始者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始者陰

渾淪是也陰陽既判則品物流行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

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渾淪又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

曰易也易無形埒易希簡之別稱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陰陽五七

字自是奇

特

陶蘭停曰

人分作四

个名字其

言甚妙

鄭少谷曰

此就氣上

添一層此

易字莫作

儒書易字

看

楊升菴曰

先說四個

太字此又

把形氣質

抱之此不

持言理之

妙亦是化

文機軸文

章無此機

軸則不見

幹旋

何振丘曰

以一字起

又以一字

變而為九陰陽各分老少九變者九也窮究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

始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數既終乃復反清輕者上為天重陽者為冲和

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陽氣輕清而上為天陰氣重陽而下為地

地之生物亦是合陰陽之精而後化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

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生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全備也職主也

有所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夫體通于一方者造

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

教化者不能違所宜顯之則宜定者不合所立皆有素分故天地之道非

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合

所位者也方圖靜躁理不得兼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盡育羣生澤周萬物

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皆是不能違所宜也物之所宜各有一定如

曲者不可以為直小者不可以為大鹽者不可以為酸涼者不可以為熱

是不合其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

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生之所

挽後最有機括

楊升菴曰

此一段十

分正當之

論易大傳

分作天地

人說此有

分天地聖

人萬物說

大是有理

陸貢山曰

進天地而

造化又進

而造化之

所以然

王鳳洲曰

此下得又

自奇特

田豫陽曰

職主也如

此下得來

又自奇特

生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

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

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夫盡于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矣皆無為之

職也至無者故能為萬變之宗主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

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殫能香

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知極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子列

子適衛食于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據蓬而指音據顧謂弟子百豐曰惟予

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此過養

乎此過歡乎此過誤之塗非理之實當也種有幾幾種數凡有幾條見下若蠅得水為蟻音計水土之氣相繼

而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蟻之衣物根在水土際布水中生于陵屯屯阜也陵阜高

處則為陵鵠隨所生而變者陵鵠得鬱栖則為鳥足此合而鳥足之根為蟻蟻

其葉為胡蝶為鳥足草鳥足根又化為蟻蟻為鳥足葉又化為胡蝶胡蝶胥

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掇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

陸貢山曰
二十四個
能字則是
造物兩字
此段又好
楊升菴曰
不整齊中
整齊整齊
中不整齊
如看飛雲
鶴雁如看
孤峰抵阪
愈讀愈妙

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醢頤輅食醢頤輅生乎食醢黃軹食醢
黃軹生乎九猷九猷生乎晉芮晉芮生乎腐蠃腐皆也皆化為蟲生竈下脫
之蟲又化為鳥乾餘骨鳥名也其口之流沫又化為斯彌斯彌
蟲也食醢蠃蠃也頤輅黃軹皆蟲名九猷晉芮腐蠃亦蟲名也羊肝化為
地臯馬血之為轉燐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鷄之為鷄鷄之為布穀布穀久
復為鷄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非之為覓也老
瑜之為援也魚卵之為蠱蠱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
鷄純雌其名大晉純雄其名穉蜂羊肝三句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鷄之
宣爰之山有獸狀如狸有髮名曰類自牝牡相生也鷄相視而生大晉龜
鼈之類樺蜂取桑蟲視之使似已子也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獸之理既
然下明人道思士不妻而感恩女不夫而孕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
亦有如此者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
生子如鷄后稷生乎巨跡高辛氏妃姜嫄見大人伊尹生乎空桑伊尹母居伊
有神告曰明日水出而東走毋顧明日視日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邑
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採桑女子得嬰兒于空桑之中命曰伊尹獻其
君令養之厥昭生乎濕此因蒸醢雞生乎酒此因酸羊奚比音不荀此
長而相湯厥昭生乎濕此因蒸醢雞生乎酒此因酸羊奚比音不荀此
類而相久竹生青寧因竹林青寧生程自若掘至程皆生生之物言變化
親比也藪而生青寧生程無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終

林慮齋曰
胥一解胡
蝶之別名
添一句此
尤奇此下
又說化生
者
宗方城曰
連用數也
字文勢厝
落
鄭少谷曰
謂雄鳴上
風雌鳴下
風相視而
風化者也
何椒丘曰
此四句又
就人中變
化者言之
揚南豐曰
此兩句就
食物中易

始相因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入于機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廣昭菌類無窮也
青寧程皆蟲名馬人皆草名萬物變化生生何所不有入羊奚草名
于機言歸于盡也出機入機即是出入死生不知其盡也黃皇書曰形動
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有聲必有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必
由無而無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修短則與我殊終
不生有知也迷相與為終始而理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久當為有
終無有不生則復于不生有形則復于無形形生于反終形者反虛不生者非本不生
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先有生然後之于死初自無生無滅先生者
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生者不生而自生
以生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于數也畫亡精神
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
天分歸天地分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太虛之域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
歸地各反其本
反其根我尚何存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偏積之一氣及人自生至終大
化有四其間遷易無時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

見者言之
以下却與
莊同意上
面一截說
了却把个
至怪的結
殺此是其
立意驚世
駭俗處人
人參也
王鳳洲曰
此段正言
死生之理
十分明白
陸貞山曰
此段正言
死生之理
說得自是
分曉
楊升菴曰
宋文公謂
釋氏剽竊
其說不知
天地間自
有一種議

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
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
物莫先焉心則物不與也雖未及嬰孩之全方于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
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成音成魯邑名之野鹿
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王所以樂洛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
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
測隱伏之緣洞識又顯之驗故忻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
遇人形兼得男貴豈孟浪而言人形兼得男貴豈孟浪而言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生也
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
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耳林類年且百歲古隱者
底春被裘拾遺穗于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于野顧謂弟子曰彼
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
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

論原壤即此類人物
佛出世于西方豈應於此剽竊
鄭以谷曰血氣未定
剛既衰聖人分作三
截今此分作四段
揚蘭停曰此段論人
以貧富死生之理故
如此杜詩云江上小
堂巢翡翠
龍過高塚
卧麒麟細
推物理須
行樂何用
浮名絆此
身便是此
章之旨

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
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我知樂人人皆
同知樂人未
能自適
矣其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無利
故二者不存
于胃中則百
年之壽
不祈而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樂天之命
故無憂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
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
知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
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見存亡往
復無窮已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遂以告夫子
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不盡者無所不盡亦
無所盡然彼
盡理都
全子貢倦于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莊子云生
為形役子貢曰
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墻罽音鼻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音隔
如也則知所息矣息休
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樂天知命
而終為君
子離憂昧然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
而死為小人莊子大塊載我以形勞我
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晏子曰
未如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王鳳洲曰
三樂之說
近人情之
論也
屠赤水曰
列子之書
皆尊敬孔
子故其寓
言之中多
借孔子以
為說
王鳳洲曰
林類明子
所樂之意
欣暢
田豫陽曰
死之于生
一往一反
言自生而
死猶往之
必返死于
是者安知
必生于彼
此便是佛
家今生來
生前生後

善哉古之有死也。古者不樂生而惡死。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修身慎行此仁者之所憂縱欲無厭此不

仁者之所苦唯死而後休息寢伏也。死也者。德之徽也。徽音交言各得其所歸。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

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歸人矣。行而不知其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

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此眾寡相傾者也。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于

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鐘賢世。墨子言重形生

矜巧能修名譽。誇張于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

二者胥失者也。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于溺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

所去。生死為寤寐者與之。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

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者非假名將何所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

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碣。音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

復也。靜虛之理即性內安謐已則自然真全矣。故物以全者皆由靜虛而得其所安。若至虧喪而欲鼓舞仁義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有得也。

粥熊曰。運轉亡矣。天地密移。疇覺之哉。鬻熊周文王師也。有云非一旦頓至而殊者。握必化之器。託不停之

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故物捐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虧于復。所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也。

身之死也

何叔丘曰此列子借

聖賢之名因進止之

說而明死生之理也

宗方域曰據此一段

雖為貪生惡死者說

然禪家有死心之論

有死死人有却活之語

此中又有深意

揚升菴曰德必至死

而後定即反真歸根

之意故舉死生之大

以明之失

損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宜言生往來相接間不省疇覺之哉成者方自謂成而己虧矣生者

方自謂生潛已死矣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皆在冥中而潛化固

非耳目所瞻察亦如人自世音至老貌色智能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音隨落

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精麗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况妙于此者乎間不可覺俟至後

知人之自少至老亦然亦無間隙人之可見必時至而後知故云云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

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惑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惑不憂彼之所憂喻積惑彌

深何能相喻也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

崩墜乎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

音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

自安于太虛之域况氣氣相舉者只墜使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

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趾音臨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

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道聖人亦

以必全為喜此未知所以為憂喜也而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

互相慰喻使自解釋固未免于大惑也

家即溺矣

之論

陸貞山曰

此段即川

閣水以成

川水滔世

而日度世

人冉

以行暮人

何世而不

新世何人

而能故正

是此意

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水也

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為不壞混然未判則天地

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

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識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

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于壤遇其壞將奚為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

而不識休戚不陰陽升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

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彼一謂不壞者

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

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後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未

來蓋學道之人不當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

汝何得有夫道有身夫汝所能有塊然而自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四大假合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陰陽成和而

委順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蛻音稅人世相代如故行不知所往

但不言耳
揚升菴曰
太虛之中
無形無極
天地之在
其間亦細
物耳但以
人之所見
有物者而
觀之則為
有中之最
巨
鳳洲曰
未後一轉
却曰來不
知去不
知來蓋學
道知人不
當營心十
有無來去
也禪家却
出于此後
面一轉聲
問
陶蘭亭曰
圖覺所謂

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

皆在自天中來非知而為之也

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

耶

全行處食息皆強陽氣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下句照前四句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

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

年大壤自此以往施

延

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

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

無

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

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

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

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恒建吾舍陸

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水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

所有

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然吾盜天而亡殃

天亡其施我自有不能自物此明其自生自有也

有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

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

豈天之所與

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

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自答

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

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

今者忘身在何處便此意陸貞山曰今天下之聽國氏者豈少哉林慮齋曰時利此陶朱公之術也手稼善皆天所生在外者一身之陰陽亦豈我有此亦天地為之也鄭少谷曰此段意言人在天地之間皆盜竊天地之所有以為生故如此形容所以

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若有盜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誠然天地私而有之若無盜則外內不得異也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名理不相離認而有之心之惑也此見方寸與太虛齊空形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之名滅矣今以犯天有公私者亦盜也所犯之異未為非盜亡公私者亦盜也一身不得有財物不得不聚復欲遺之非能即而無心者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德一物今愛吝天地間生身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德自然耳事無公私理無愛吝者而已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楊南峰曰此篇凡九段自首至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為第一段自子列子適衛至之於息焉反其極矣為第二段自孔子遊於太山至能自寬者也為三段自林類至得之而不盡者也為第四段自子貢倦于學至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為第五段自或謂子列子至侯至後知為第六段自杞國有人至吾何容心哉為第七段自舜問乎烝至胡可得而有耶為第八段自齊國氏至末為第九段首段叙萬物之化生第二段

為異端
屠赤水曰
聖人曰用
天之道分
地之利列
子却如此
鼓舞其言
柳子厚夫
說之喻亦
屬于此未
一轉與前
同意
林厲齋曰
物雖自然
而有既有
矣則必有
所始安得
謂之古初
無物乎此
語翻得極
好
王陽明曰
莊子六合
之外存而
不論
揚升菴曰

重精神各歸其根第三段重處常得終第四段重以死為樂第五段重
聖人知所與知第六段重成虧第七段論天地難終難窮第八段看生
與子孫皆委來段重天時地利為公人欲即私故分盜之公私以救之筆
力莊子也奇幻莊子也識見亦莊子也舉業家不可不讀不可不熟

○○湯問

列子

殷湯問於夏革

殷湯姓子名履字天乙夏革字子棘為湯大夫莊子湯之問棘

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

無無物今惡得物

今所以有物由古有物故

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後世必復以今世為古世

則古今如循環矣設今後人謂今亦無物則不可矣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

無極已

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

今知所謂終者或為物始所謂始者或為物終終始相循竟不可分

也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謂物外事先廓然都無故無所指言也

殷湯曰然則

上下八分有極盡乎

湯革雖相答然于視聽猶未厝然故重發此問令盡然都了

革曰不知也

以智知也

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

欲窮無而有限有然無不知而推類也然無

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

既謂之無何得無外既謂之盡何得無中所謂無無極無無盡乃真

數語與莊
子有始也
者有未始
也者一様
語脉
樓迂齋曰
此亦務為
高遠廣大
之言
方希告白
大小相含
含容也譬
如瓦在椽
上椽在梁
上梁在柱
上柱又在
地工小大
相乘載物
物皆然不
可窮詰也
劉伯溫曰
折天柱絕
地維此皆

極真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

復無無盡也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也盡也知其無則無所

則乃是真知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爾雅云距齊以南戴

為空峒距去也齊中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今之柳城古之營人民

猶是也問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

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

日南謂之四荒東泰遠西外國南濮北祝栗謂之四海故大小相含無窮

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天含萬物者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乾坤化

氣遮物流形代謝相因不止于含天地也故無極天地龍罩三光包羅四

一生不盡于一形故不窮也中則如有如無耳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惟之至無之

極豈窮於一天極于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包裹迷為國邑豈能知

其盈虛則具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地者乎夫太虛無窮天地有

則天地未必亦吾所不知也夫封情慮于有方之境循局步于六合之間

卷三 列子 湯問

務為駭世之言天傾西北此造化至言妙處若無倚蓋則星辰日月何以見盈縮何以為晝夜地有上下四游之說天如雞子則安得有柱有維錢鶴灘曰將山海名物各舉其極以形容化工之巧不徒駕空之語也楊升菴曰五山之仙聖十五蟄之三番龍伯之鈞鼈

不足故昔者女媧氏媧音不古鍊五色石以補其闕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

謂和陰陽使暑度順序不必以器質相補也斷鼈之足鼈巨也以立四極

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其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

顓頊爭為帝顓頊黃帝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

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有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異同乎革

曰渤海今樂安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山海經云東海之外有大壑實惟無底之谷

事見大荒詩含神其下無底稱其無底者蓋舉深之意耳上句云無名

曰歸墟或作歸塘莊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八紘八極也九野天八方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

壺一曰方丈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史記曰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在渤海中蓋常

望之如雲欲到即引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

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

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